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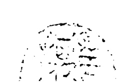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二 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七十三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三皇廟

三皇廟在太醫院之北名景惠殿永樂中建前為景咸門門東為神庫西為神厨中奉安伏羲神農黄帝皆南向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氏配以僦貸季鬼臾區天師岐伯俞跗白高少俞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伊尹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東廡王叔和華陀皇

甫謚巢元方抱朴子葛洪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
啓元子王冰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
西廡從祀歲仲春上甲日（甲屬東方木取生氣）太常寺題請遣
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仲秋上
甲如之嘉靖初復建聖濟殿于內以祀先醫春秋祭
同三皇而以太醫官主之二十一年以太醫院廟制
湫隘弗稱命展拓今廟隨從禮官議增從祀僦貸季
等二十八人隆慶四年禮部侍郎王希烈議三皇既

祀于帝王廟請罷太醫院廟祭專遣太醫院官祭先醫不允

南宮奏議臣等稽諸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葢聞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壽世福民其功尤繫于醫伏羲觀天文明歴氣神農嘗百藥制本草黄帝與岐伯問答而有素問之書醫道葢昉于此矣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説

者謂祭以天帝配食以五人帝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然此主于五方之位未有醫藥之專祀也至于有元自國都以至郡縣皆立三皇廟于醫者之學如宣聖釋奠禮太昊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氏之神配黄帝軒轅氏以風后力牧氏之神配及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氏載於醫書者從祀兩廡有司歲春秋二季行事而以醫師主之其臣

虞集有言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至聖之能事是其祭雖專為醫而設然徧于郡縣則又不免失之黷矣肆我成祖御宇諏經稽典正名定祀尤以醫道關係民生至重乃即太醫院立廟以崇祀三皇正統間重加修葺聖祖神宗先後一揆咸欲躋斯世斯人于仁壽之域而永貽燕翼之令圖也洪惟皇上膺正凝命上法祖

宗謂修合御藥保和聖體實惟茲所廟制湫隘則
祀典弗稱欲恢拓而一新之創矩以盡度備物以
彰虔斯其佑享昭假于三皇在天之靈而宣滯保
和以迓乎萬壽無疆之慶臣等敢不祗承德美用
樹宏基臣等切惟廟必有制祀必合法不為盡一
之制則恐襲前時之故轍而無以稱觀瞻不正從
祀之名則恐失醫聖之心傳而無以垂法守臣等
謹將合行規制恭擬上進伏乞裁定施行

都城隍廟

都城隍廟在都城之西永樂中建中為大威靈祠後為寢祠左右為二司兩廡為十八司前為闡威門外左右為鐘鼓樓又前為順德門又前為都城隍門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按洪武二年以周禮有司民之祭封京師都城隍祭之三年正城隍神號去封爵命春秋從祀于山川壇三十年改建廟詔劉三吾曰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

幽明舉不得僥倖而免其書所由于石二十一年復以從祀大祀殿罷山川壇奉祭惟仲秋祭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歲仲秋月遣太常官祭

城隍之名見于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氷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宋趙與時辯其非以為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李白作韋鄂州碑有城隍祠又杜牧刺黄州韓愈刺潮州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然矣而

蕪湖城隍祠建于吴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葢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春秋傳鄭災祈於四鄘宋災用馬于四鄘皆其證也庸字不同古通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葢始于堯矣

漢壽亭侯廟

漢壽亭侯廟在宛平縣東成化十三年建俗呼白馬廟

葢隋之舊基也每歲五月十三日遣太常官致祭按洪武二十八年建廟于雞鳴山祭漢壽亭侯永樂中始載祀典公于後主景耀三年追謚壯繆侯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直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壯繆義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勅曰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荆門軍當陽縣列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册功存生民一

方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于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于焄蒿悽愴之間英烈巖巖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啓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右牒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萬歴四十二年秋奉勅晉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真君雲長本字長生雲長其别字也公忠貫一時

氣益千古封之為王豈公之志至曰真君益不可
聞于公也明翰林焦竑正陽門廟碑文曰正陽門
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下而稱
正陽門者為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
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斯得之矣
宋司馬智玉泉寺壽亭侯印記紹興中洞庭漁人
獲壽亭侯印競以為金報于官納長沙庫中時有
光焰吏不敢留移文公安送還侯廟印徑二寸其

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庵真慈摹畫印狀具本末將獻于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于函燀燭楹廡寺有仁宗皇帝所賜龍眉龍角二物宜與印同藏名山永為鎮寶焉予與元庵為方外遊遠訪靈跡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據此則公固壽亭也嘉靖十年南太常少卿黄芳以漢壽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止稱壽亭侯誤矣乃改稱漢前將軍漢壽

亭侯關前將軍贊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扺亢于前而不虞姦于腋七軍甫淹六師隨戹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壁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宋丞相文信國祠

宋丞相文信國祠在郡學西乃元之柴市公授命所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謂天祥忠于宋室而燕京乃其死節之所請祠祀從之祠堂三楹前為門又前為大門祠之西為懐忠會館江右士夫歲時集會于此以祭公者也宣德四年保定李庸為府尹重拓其祠信國所著有日録吟嘯集指南録集杜二百首並刋板祠中

元人王惲云至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國兵自陽邏洑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子為陳宜中文天祥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有黑龍見因改號景炎十六年為師臣張宏範滅于崖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于燕南城柴市

元人吳萊曰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

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甿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文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界橋手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弃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已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

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與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絶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横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

於宗國矣其書大畧如此趙弼作文山傳云公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宫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滚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于雲霄中隱隱雷鳴如怨之聲天

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俄開霽

元人鄧剡贊目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明大學士楊士奇重修文丞相祠記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

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于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已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

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摭公所著日録吟嘯集指南録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于敎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于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

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敝陋弗稱遵用詔㫖葺而新之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戲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與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寛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剸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

敬賢尚徳如飾昌平之狄梁公劉諌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並書之以示來者

明韓雍請謚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竊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折挫而不移心切匡時蹈艱危而不變既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脇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

殺身成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發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于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為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恥仕二姓懇辭不屈参政魏天祐強逼北行誓死不食終

于燕京著為文章高邁竒絶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于先賢有功于後學文天祥江西廬陵縣人謝枋得江西上饒縣人二賢殁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録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巾未復丞相冠服皆為缺典臣切惟伯夷叔齊死于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顔真卿忠于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兹所行葢有所見而非

苟焉無益之舉也如蒙准言乞勅禮部翰林院儒臣會同考議量加文天祥謚枋得贈謚取其子孫量才録用并將順天府學之西文天祥祠堂塑像改塑丞相冠服行令有司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人知為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沮亂臣賊子之心其於綱常誠非小補

附載

宋遺臣謝公枋得至燕死于憫忠寺按謝公爲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强之北行自離嘉興輒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比至燕居憫忠寺問太后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將藥雜米飲進之怒擲于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燕京少公一祠

張千載字毅甫文公友也隨公至燕僦居公寓小樓之傍日以美食進之公既受刑潛造一櫝藏其

首訪歐陽夫人于俘虜中得其尸火之拾骨並櫝南歸付其家張公宜附祀祠中

汪元量亦來大都居公囚所每日作詩相倡和元量善鼔琴世祖命奏琴喜之因力求去賜為黄冠師人贈之以詩云三日錢塘水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鉄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泪滂沱知章喜得黄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謝翺嘗以布衣杖策叅信國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踐行禹穵閶北嚮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海之歎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

趙孟僩宋之宗室年十七文丞相辟為叅謀文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為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為僧名順昌因自名三教遺逸

改道堂為本一庵臨終手詞以訣有曰文山之容

千古忠貞

于少保忠肅祠

于少保忠肅祠在崇文門內東裱背巷公故賜宅也祠三楹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塑公像危坐歲春秋遣太常等官致祭

公被刑于天順元年復官于成化二年賜謚肅愍

于弘治三年改謚忠肅于萬歷十八年

公被刑日陰霾翳天京師婦孺無不灑泣夫人流山海關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兩目黯然借女眼先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目失明會皇極門災英宗臨視公現形火光中上悚然知公寃詔放夫人歸眼明如故

當時殺公誣以迎立外藩王文極口辨公但云召親王非金符不可符在何必辯時印綬監諸璫檢閱各府金符俱在獨無襄府者驚懼欲死問一退閑老

監云是宣廟上賔時老娘娘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召襄王取入三楊議不合而止符留後宮老娘娘張太后也于是啓而得之符在暖閣塵積寸餘矣

公之養子于廉好聚書畫天順中自邊赦還坐祙背衚衕見貟畫售者忠肅夫婦像在焉葢公家與内臣盧永同時籍沒盧尋宥給還籍物而畫像誤還盧所持以出售廉乃貟之歸錢塘

公之改謚撫臣傅孟春疏請宗伯于愼行題覆者

也先是傳疏未入少宗伯黄鳯翔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惡之詰晨接傳疏乃悟夜夢者公也生氣不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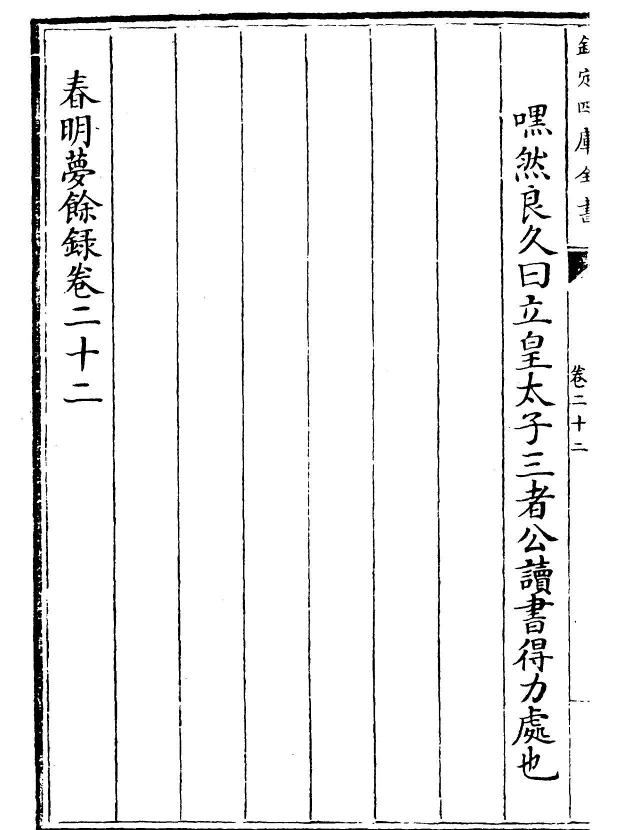
李廌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鑒生平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後追録坡公制詞中全用之憲宗朝追録于少保亦全用此語尤確

陳繼儒云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也先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

京城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宗社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能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逼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内未有捷報當何如帝

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七十四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三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內閣一

大學士直舍所謂內閣也在午門內東南隅外門西向

閣南向入門一小坊上懸聖諭過坊即閣也初制規模

甚狹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

孔聖暨四配像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户于南以為閣

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

敕房南面隙地添造捲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其職掌入内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黙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册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

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掌凡脩實録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録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較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朝御筆實録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敕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生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敕房書辦制敕誥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

碑碣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誥敕房書辦文官誥敕番譯敕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呈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凡入内閣曰直文淵閣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内閣者不得與機務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内閣者亦得預機務

閣門聖諭

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

罪不饒

宣德御製箴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恣乎外心存大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文淵閣落成駕幸視謝表具官臣楊榮等茲者欽蒙聖駕臨幸文淵閣周視臣等寓直之所特頒恩命增益室宇兼賜飲饌器用周悉備至聖恩廣大感戴惟深謹上表稱謝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日月光華當大聖龍興之運車書混一正文明天啓之時鑾御幸臨儒紳遭遇恭惟皇帝陛下聖神天錫剛健日新典章法度之弘脩功成理定華夏蠻貊之率俾近說遠來萬幾餘閒怡

神稽古六龍棒御寵顧延英上深軫于天心頫垂
矜于寒士廣其室宇遂凉燠之攸宜給以饔飱兼
什器之咸備凡百所用靡一弗周同乾坤覆載之
恩踰父母生成之賜是皆皇上聖仁廣大明睿照
臨溥德澤于萬方施由侍從昭禮文于千載高出
古今所以致海宇之雍熙所以隆皇圖于永久臣
等深慚末學幸際明時被沐恩榮匪名言之可罄
策勵駑鈍豈報效之敢忘端秉寅誠恭陳申謝龍

翔鳳翥瞻五彩于中天春育海涵祝萬年之聖壽

列輔起家考

洪武九年先置中書省十五年始置殿閣胡惟庸

以上俱中書省

李善長　徐達俱翊運勲佐

汪廣洋令史　胡惟庸寧國縣知縣

吴沉待制　吴伯宗禮部員外名祐以字行

宋訥助教　劉仲質宜春縣訓導

朱善豐城縣訓導

按十五年徵耆儒鮑恂全思誠俞詮張紳張長年詣闕俱命授文華殿大學士固辭僅列銜未入閣故不載

永樂七人

解縉中書庶吉士　黄淮中書

胡廣修撰　楊榮編修

楊士奇吴府審理名寓以字行　金幼孜給事中名善以字行

胡儼華亭縣教諭鄉科

洪熙五人

楊榮見前　黄淮見前

楊士奇見前　金幼孜見前

權謹樂安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榮見前　金幼孜見前

楊溥編修　張瑛寧州訓導

陳山 奉化縣教諭鄉科

正統八人

楊榮 見前　楊溥 見前

陳循 修撰　曹鼐 修撰

馬愉 修撰　苗衷 編修

高穀 庶吉士　張益 庶吉士

景泰九人

陳循 見前　高穀 見前

彭時修撰　商輅修撰

俞綱郕府審理　江淵編修

王一寧吏部主事　蕭鎡編修

王文御史

天順八人

彭時見前　徐有貞庶吉士

許彬庶吉士　薛瑄御史

李賢吏部主事　呂原編修

岳正編修　陳文編修

成化十人

彭時見前　李賢見前

陳文見前　商輅見前

萬安庶吉士　劉定之編修

劉珝庶吉士　劉吉庶吉士

彭華庶吉士　尹直庶吉士

弘治六人

劉吉見前　徐溥編修
劉健庶吉士　邱濬庶吉士
李東陽庶吉士　謝遷修撰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見前　謝遷見前
焦芳庶吉士　王鏊編修
楊廷和庶吉士　劉宇上海縣知縣
曹元工部主事　劉忠庶吉士

梁儲庶吉士　費宏修撰

靳貴編修　楊一清中書

蔣冕庶吉士　毛紀庶吉士

嘉靖二十七人

楊廷和見前　費宏見前

蔣冕見前　毛紀見前

楊一清見前　謝遷見前

袁宗皐興府長史弘治庚戌進士　石珤庶吉士

賈詠庶吉士　　翟鑾庶吉士

張孚敬南刑部主事原名璁　　桂蕚丹徒縣知縣

方獻夫庶吉士　　李時庶吉士

夏言行人　　顧鼎臣修撰

嚴嵩庶吉士　　許讚大名府推官

張璧庶吉士　　張治庶吉士

李本庶吉士　　徐階編修

袁煒編修　　嚴訥庶吉士

李春芳修撰　郭朴編修

高拱庶吉士

隆慶八人

徐階見前　李春芳見前

高拱見前　陳以勤庶吉士

張居正庶吉士　趙貞吉庶吉士

殷士儋庶吉士　高儀庶吉士

萬歷二十人

張居正見前　呂調陽編修

馬自强庶吉士　張四維庶吉士

余有丁編修　申時行修撰

王錫爵編修　許國庶吉士

王家屏庶吉士　陳于陛庶吉士

趙志皐編修　張位庶吉士

沈一貫庶吉士　朱賡庶吉士

沈鯉庶吉士　于慎行庶吉士

李廷機編修　葉向高庶吉士

吳道南編修　方從哲庶吉士

泰昌三人

方從哲見前　劉一燝庶吉士

韓爌庶吉士

天啓二十一人

方從哲見前　劉一燝見前

韓爌見前　葉向高見前

何宗彥庶吉士　孫承宗編修

沈㴶庶吉士　孫如游庶吉士

史繼偕庶吉士　周如磐庶吉士

丁紹軾庶吉士　朱國禎庶吉士

朱國祚修撰　朱延禧庶吉士

魏廣微庶吉士　馮銓庶吉士

顧秉謙庶吉士　黄立極庶吉士

張瑞圖編修　李國橧庶吉士

施鳳來 編修

崇禎五十人

韓爌 見前　孫承宗 見前

黃立極 見前　張瑞圖 見前

李國𣚴 見前　施鳳來 見前

來宗道 庶吉士　楊景辰 庶吉士

李標 庶吉士　劉鴻訓 庶吉士

周道登 庶吉士　錢龍錫 庶吉士

成基命庶吉士名靖之以字行　周延儒修撰
何如寵庶吉士　錢象坤庶吉士
温體仁庶吉士　吳宗達編修
鄭以偉庶吉士　徐光啓庶吉士
錢士升修撰　王應熊庶吉士
何吾騶庶吉士　文震孟修撰
張至發知縣　林釺編修
孔貞運編修　黃士俊修撰

賀逢聖 編修　傅冠 編修
劉宇亮 庶吉士　薛國觀 推官
楊嗣昌 教授　程國祥 知縣
方逢年 編修　蔡國用 中書
范復粹 推官　姚明恭 庶吉士
張四知 庶吉士　魏炤乘 知縣
謝陞 知縣　陳演 庶吉士
蔣德璟 庶吉士　黃景昉 庶吉士

吳甡知縣　魏藻德修撰
李建泰庶吉士　方岳貢主事
范景文推官　邱瑜庶吉士

文淵典故

洪武元年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以宣國公李善長為左丞相兼少師統六部事三年召山西參政楊憲為右丞相陝西參政汪廣洋為左丞巳善長封韓國

公進太師廣洋封護軍忠勤伯後以胡惟庸敗善
長等皆坐累上御奉天殿敕文武羣臣言自古三
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
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自今罷相設五
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
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嗣君不許
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
處以重刑命翰林春坊官入看詳諸司奏啓平駁

之平允則列名封進署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進其時召耆儒鮑恂張長年俞銓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而命吏部尚書邵質檢討吳伯宗為華蓋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典籍吳沉為文淵閣東閣大學士皆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永樂入踐極始開内閣于東角門簡翰林侍詔解縉為侍讀中書舍人黄淮王府審理楊士奇為編修進修撰胡廣為侍

講編修楊榮為修撰户科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知縣胡儼為檢討入直文淵閣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禮賜賚與尚書等至洪熙初設謹身殿大學士既又建弘文閣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楊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命學士傅旨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佐之尚書蹇義舉學録楊敬訓導何澄敦實

即授敬編修澄給事中皆直弘文閣於是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俱有大學士

永樂初建内閣于東角門内以解縉等七人在閣辦事以備顧問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官止五品

是時尚沿國初之舊至仁宗朝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加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學士溥為太常卿兼翰林學士蓋以東宫舊恩非例也後楊榮陞尚書授

以工部葢不欲以兼官壓六卿之上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以九年考滿陞禮部尚書至英宗時復命入閣故宣德以前内閣與外九卿為平交執禮持法不相顧忌宣德以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以九歲登極凡事啓太后太后避專令内閣議行此内閣票旨之所由始也及楊榮卒于正統五年楊士奇卒于正統九年楊溥卒於正統十一年則漸改於其舊及景泰易儲之後雖天子

亦藉内閣以為已用但其官品如蕭鎡江淵許彬王一寧商輅等皆不脱學士之銜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成化弘治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陞尚書則無入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瑾以其私人焦芳吏部尚書入閣蓋以外寮之首而入主中秘之權至張孚敬張居正則直以相體自尊危坐諸卿之上而名委之

然兩文忠雖好高不懼絕利一源乃其具美

閣員初無定額洪武初吳伯宗以武英殿大學士復為翰林院檢討永樂初王文忠以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同王直入内閣書機宜奏疏五年陞脩撰十四年進侍講入閣在先授官在後嗣後始以翰林院銜直文淵閣然惟胡文穆靖修撰楊文敏榮編修彭文憲時商文毅輅以修撰其他黄文簡淮以中書舍人楊文貞士竒以齊王府審理副陳

汝静敬宗張子玉瑛以鄉舉金文靖幼孜以給事中胡若思儼以桐城知縣俞綱以審理權謹以光禄署丞徐武功有貞以都御史李文達賢以主事王毅愍文薛文清瑄以御史高文義穀以中書舍人劉宇曹元以知縣袁榮襄宗皐以長史楊文襄一清以總督張文忠璁方獻夫桂蕚二文襄霍文敏韜以主事席文襄書以户侍許文簡讚以吏書夏文愍言以給事中皆不由館選自兹會推内閣

冡宰掌院必列名至崇禎朝遂定為故事每次枚卜必内外兼推

初設内閣楊文貞士奇歴二十三年官至五品後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盖殿三官時蹇忠定義以少師為冡宰朝廷不欲文貞班居其上以存冡宰之體也陳芳洲循雖兼五官亦止戸部尚書後李文達賢以吏侍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時商文毅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為首輔故

事

內閣外出者永樂中解縉為廣西參議胡儼為國子祭酒宣徳中張瑛陳山以干請諸司改瑛為南禮部山專教內書堂景泰中江淵出為工部尚書俞綱出佐兵部許彬出為陜西參議徐有貞出為福建參政天順中岳正謫為欽州同知後復官止於翰林供事皆不復再入

預閣務不居其職者蹇義以吏書夏元吉以户書

朝夕備顧問擬旨然不與閣職

以他官兼大學士者如楊士奇以禮侍兼華蓋金

幼孜以户侍兼武英陳山以户侍兼謹身張瑛以

禮侍兼華蓋黄淮以通政使兼武英楊榮以太常

卿兼文淵徐有貞以武功伯兼華蓋

殿閣大學士自相兼者如陳循以華蓋兼文淵高

穀王文以謹身兼東閣胡廣楊榮金幼孜以文淵

兼翰林院學士其内閣諸殿次第自正統間始定

其兼銜次第自天順間始定然或以所兼保傅為等級或以部分為後先如楊榮以太子少傅謹身位少保黄淮武英下陳山無兼官以謹身位少保黄淮太子少保金幼孜武英下少保黄淮太子少保金幼孜以户部尚書位少傅兵部楊士奇下金幼孜又以户部楊溥無兼官以禮部位工部楊榮下王文以少保吏部位户部陳循工部高穀少保太子太傅下皆取所兼保傅為次序也張瑛以禮

部華蓋殿位户部謹身陳山下此則以部分為次序也

内閣之職同于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擬而不身出與事如高公拱之兼掌吏部趙公貞吉之兼掌都察院孫公承宗兼掌兵部俱出而啓事入而調旨然惟高為首相二公皆非也事寄雖重然猶判然兩署獨天順間命徐公有貞考察方面嘉靖間命李公本分别尚書至大小九卿去留張公璁奉

敕肅清百寮韓公爌分別逆黨則政自閣出矣然
張公權掌都察院事李公因冢宰李公默得罪去
亦未可全謂之政出於閣也政出於閣者獨前武
功與後韓蒲州
内閣出為六卿者皆不帶閣銜即出將如楊公一
清自家起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三邊奉詔
而出閲九邊如翟公鑾亦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唯華蓋殿大學士張公瑛以原官掌南京吏部

然詘之也文淵閣大學士孫公承宗則亦以原官督理遼薊津登軍務自邊累官至少師中極殿則出將入相者本朝惟中山高陽二公而已然中山帶相銜而實不與機務則又似高陽獨也

文淵閣未有言掌者徐武功有貞以勲臣領之遂改為掌文淵閣王世貞譏之以謂文淵閣不可掌也吏部左侍郎李賢為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則又不止武功也又考解大紳縉入閣居七人

之首其繫銜亦曰掌文淵閣事則又不始於武功也
經筵大典初惟勲臣一人知之至李文達賢始與
勲臣並列至同知經筵閣臣亦不盡與如景泰初
江淵商輅與陳循高穀同在内閣陳高二人同知
經筵而江商二人止稱兼經筵官
票擬事有關兩部者必明標之三部以上始曰該
部至天啓而後無人知此典故矣每有一部而亦
稱該部

凡事有兩罪應處始曰從重如一事自有正議何曰從重高新鄭每以此戒同列

票旨稱卿隆萬間惟二品得之而中亦有不能得者天啓中凡腰犀者盡卿之考天順間祭酒吳節以滿九年加從三品俸又三年以老請上曰國學師傅正須老成卿宜懋稱無懇辭是四品而三品亦卿矣朝廷優其人則稱之原無定例也

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玉箸篆凡封進詔草題奏揭

帖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行内閣亦止稱翰林院

凡内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斜摺其本僉官銜則發科抄行止稱臣某則不送科發抄

禁密文書一小匣在几上鑰之而不合大學士暮出鑰其門匙懸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舊規不得舉火皆出食於外宣德時始令置厨庖會食中堂

舊制輔臣在直辰入申出率以為常崇禎壬申後必二鼓始出及巳卯後遂至四鼓始出間有徹夜者周宜興至始議輪一人宿精微科候傳票精微科九間在午門外西廡其南兵科直房也

舊制紅本到閣首輔票擬餘唯諾而已崇禎中御史倪元珙疏請分票其後本下即令中書分之首輔之權雖稍分然水火之端啓而中書之弊種種矣

孫高陽承宗曰閣體重首輔其圖事揆策主之首輔當予陪末綴每見上傳首輔主裁語不及次首輔即賢次輔以下豈無一得當上或間與首輔相參差而兩意各主朝士之從意者隨分蓋自古分合之議竟與國運相隨也

王司寇世貞曰閣臣于體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閒巳意故下屏息也創白由六曹故難不

與也裁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孫高陽承宗曰朝廷生殺予奪之權閣臣不顯操而賢者得君以行其公遂能任生殺予奪而天下治不肖者得君以行其私亦能竊生殺予奪而天下亂故閣臣不必有其權而有其任

何良俊曰唐宋設官並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曰尚書省中書省則置

中書令而中書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皆其屬也門下省則古唐虞納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則置僕射侍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常侍散騎常侍給事中皆其屬也尚書省則置尚書而六曹皆設於部其屬則選部考功儀部駕部金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之類皆設郎中員外郎是也凡朝廷有大政令則由門下省奏上發中書省看詳仍發門下省下尚書省施行故尚

書拜相則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是也當時政體互相鈐轄事權常分使門下尚書二省堅持官守不相阿縱則宰相之權初亦甚輕但看詳由於中書則主張庶事皆由其手其權安得不日漸隆重哉故唐宋時即有宰相如元載盧杞秦檜賈似道者蓋由此也近時各部之事皆聽命于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與閣然後注選此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

日積誇議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

于文定慎行曰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揆任天下之重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為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于三輔此人主任相之法也許衡因論阿哈瑪特之奸請解機務元世祖命舉一人自代衡曰用

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相臣事主之法也

先正模範

票擬宜密

大學士劉健疏臣等仰見皇上委任腹心慎重機務開決壅蔽防閑漏泄之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正為此也臣等

俱以庸駑謬承簡任輔導無狀尸素有年聖諭下
臨捫心知感竊惟内閣之職所以承德弼違獻可
替否輔佐朝廷裁決政務與百司庶府職掌不同
中間事情誠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諮訪論議或
親臨幸或名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
右造膝面諭以為常制臣等不暇遠引且如宣宗
章皇帝屢幸内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坐
英宗睿皇帝視朝將罷不時面名李賢憲宗純皇

帝亦常名李賢陳文彭時或遣司禮監太監如牛
玉懷恩一二人到閣計議上有密旨則用御前之
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
開拆此臣等耳聞目見者也因循至今事體漸異
朝恭講讀之外不得復奉天顔雖司禮監太監亦
少至内閣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
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内閣有陳説必達之
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達至御前

至于謄寫之職例委制敕房中書一二人臣等雖時常戒飭而經歷太多耳目太廣豈能保無漏泄宜有如皇上所諭者臣等自當滌慮省躬盡忠補過以副聖心但內閣文書多係機密凡事關得失利病職在輔導不敢阿順緘默未免有所陳奏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恐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以聽聖裁其餘仍乞容令中書代寫臣等亦當申嚴戒飭勿致漏泄皇上

若有諮議仍乞照祖宗故事或召臣等面諭或親

賜御批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聖意使臣等有

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實為便益

代言不易

大學士張孚敬疏茲者内閣員缺臣已上請簡命

節行足以報主道義可以服人者以為首臣以表

百僚實以内閣之官居密勿之地任代言之責有

難勝任故也臣連日思維又有不能自已於言者

敢復冒昧上請惟聖明垂察焉臣伏讀聖訓内一欵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曽設立丞相自秦始立丞相不踵旋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至太宗皇帝始設内閣臣謹按太宗皇帝實録永樂二年九月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

士解縉侍讀黄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竒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愼不懈故在宫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當存于心爾等亦宜謹始如終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頭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按此太宗皇帝時内閣止設翰林學士及講讀編修等官備顧問而已及宣宗皇帝

朝楊榮楊士竒等始專任之有代言擬旨之責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變也夫内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曽孫業坐事抄没家貲鉅萬况其他乎故内閣設官太宗之時用之固未嘗不善及夫加以代言擬旨之責且任使多非其人遂至犯贓壊事臣歴數從來内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古人謂人君勞于求賢而逸

于得人苟所得非其人焉反致君勞而實無益于
國矣臣切惟人君之德莫大于明仁武仰惟皇上
聖神邁古帝王三者之德無一不備誠無假于代
言之官者也伏乞體念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
廷臣集議以建國家久安長治之策以全君臣始
終相保之道臣不勝恐懼願望之至
任用宜擇
大學士張孚敬疏臣伏讀聖諭朕思民間疾苦情

狀或未盡知則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於此見
我皇上眞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也夫有君有臣
然後政舉令上有是君臣恐下無是臣也昔伊尹
以天下為已任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惟成湯能用伊尹
故伊尹能相成湯夫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
君為功伊尹不可得而見矣唐楊綰清儉簡素代
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

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
日聞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宗
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内侍伺上動靜高
宗相之祖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
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
其頑鈍無恥者率為之用卒致外裔内横禍延國
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況皇上有堯舜知人
之明而欲民被堯舜之澤者乎我太祖高皇帝懲

前代宰相專權不復設立而今之内閣猶其職也
皇上責以調元贊化可謂得任輔相之道矣臣不
知其宜何如為人也今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
無志者聽令是部院乃為内閣之府庫矣今之監
司苞苴公行稱為常例簠簋不飭恬然成風是監
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為拙政善事
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司馬
光曰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在官

者恒多矣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人君之尊如天明日月也威雷霆也近者皇上畏天修省責臣下自陳待命之日莫不震疊既而無毀無譽黜陟不聞旅進旅退幽明無别臣恐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也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今之事君者其不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者鮮矣夫營巢養子禽獸皆然不敬君事何以别乎孟軻氏告齊君曰王欲行王政則盍反其本矣臣切惟皇上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内閤始夫人君用人固未甞借才於異代者也今内閣擇其人焉責之以擇九卿九卿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監司監司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守令守令親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矣不然則上下交征掊克在位皇上雖有憂民之心而澤民之政為遏絶如之何其可也

行政事宜

大學士高拱疏一祖宗舊䂓御門聽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慶初閣臣擬令代答以致人心生玩甚非事體昨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答天語莊嚴玉音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即傳徧京城小民亦無不懽悦則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朝時不一親答臣下必以為上不省理政令皆出他人之口豈不解體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

事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答某件該答某件該某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皇上御門時收入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答至臨時裁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答曰着該衙門查點其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拏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則饒他亦須親答如此則政令自然精彩可以繫屬人心伏乞聖裁

一祖宗舊規視朝回宫之後即奏事一次至申時

又奏一次内侍官先設御案請上文書即退出門外待御覽畢發内閣擬票此其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設覽本御案司禮監官奏文書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詭欺罔情弊何以照察今後乞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内外一應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票後再行呈覽

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奸弊可弭而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各衙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命該監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皇上就從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議處當與不當自然明白至于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章則又須

全覽乃得其情伏乞聖裁

一事必面奏乃得盡其情理況皇上新政尤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望于每二七日臨朝之後一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見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急密切事情容臣等不時請見其開講之時臣等旹日侍左右有當奏者即于講後奏之如此則事得精詳情無壅蔽不惟睿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

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聖裁

一事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經議處必有差錯國朝設内閣之官看詳章奏擬旨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望皇上將一應章奏俱發内閣看詳擬票上進若不當上意仍發内閣再詳擬上若或有未經發擬自内批者容臣等執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庶官及各項陳乞與凡一應雜本近年

以來司禮監徑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當還當駁正其或情事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内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乃有不至内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内閣全然不知豈不失職今後伏望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一應章奏俱發内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所逃矣伏乞聖裁

一凡官民本辭其有理者自當行其無理者自當

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果經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御覽而有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再陳豈不有悞今後伏望皇上於凡一切本辭盡行發下倘有未下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明旨其通政司封進外來一應本章每當日將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官奏討明白如

此庶事無關隔而亦可以遠内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於治理所關非細伏乞聖裁

治平要務

大學士張居正六事疏一省議論謂宜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百方沮之而不摇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謗書盈篋而不動一切章

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宜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
諉徒託空言
一振紀綱謂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
近來紀綱不肅模稜兩可謂之調停委曲遷就謂
之善處宜勅執法諸臣秉持公論振揚風紀刑賞
予奪一歸之公道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以勵明
作之治
一重詔令近日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

槪從停閣至於應勘應報奉旨下地方官輒視為故紙有一事而數十年不完者文卷既多沉埋干證半登鬼録漏網孰問覆盆誰伸望勅下部院凡奉旨事務數日之内即行題覆其地方合行覆奏要嚴立期限從實查覈吏部即以此科課其能否一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利鈍馬必駕而後知良駑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大

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加以更調太繁遷轉太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或舍其職業出位是思或條陳累牘而職守茫然願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內外官三年六年考吏部必覈其稱職平常不稱職毋眩於愛憎毀譽以臆為殿最

一固邦本方今風俗侈靡蠹敝橫生外之豪强兼

併賦役不均詭寄逋欠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
侵欺冒破假公濟私損上刻下凡此耗財病民之
大者若求其害而去之何必索之窮困之民以自
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宜令回京
勿復再差其屯鹽各差亦當取回但責成撫按清
理可也如此則蠹害剗除民生甦而邦本固矣
一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
人臣謂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

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按籍清查隨宜募補肴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諸費併其財賦以撫養戰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寛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何患無將臣願皇上先自治之圖屬任謀臣不求近功不忘遠畧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則無事可以守有事可以戰矣臣又考之古禮祖宗故事俱有大閲之制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乞勅戎政大臣申嚴軍政間

請聖駕親臨較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為磨勵勸懲亦轉弱為强之一機也疏入上曰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猷該部院看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及兵户二部各衆議覆奏上令各如議遵行宗伯黄汝良稱張江陵此疏綜覈信必振積年委靡之頽風新一代精明之神氣隆慶萬歷間號太平實藉其謀國忠猷允稱救時賢輔矣

以去格主

大學士王家屏疏竊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不愛身柰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内省竊自幸遭遇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缺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為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来九閽重閉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兢業之衷潛替郊廟不享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

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聽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坤將壞之機曠職鰥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見於此矣至於升儲大

典九廟神靈共屬萬方想望惟殷即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皇上即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搆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揺國本非細故已也揭請寛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概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誚盛朝有横施之罰部科㑹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

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禄澳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陷主不義貽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僇焉伏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

第二疏頃因科臣劉猷可等疏請豫教蒙旨降罰臣不揣輕鄙冒昧封還意事係宮闈不宜盛怒以損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為聖德慮為國體慮非為猷可一人也揭請寬宥未蒙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

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
又巳得罪兩日之内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謫其
官方一旨調南京又一旨調外任方一旨降邊方
雜職又一旨削籍為民以至於孟養浩之廷杖一
百則更慘矣雷霆横擊風日凄陰凡舉朝士紳遠
方選吏見者無不喪氣聞者無不摧心誠不意聖
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有此景況而原其釁
端由起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惜諤諤之一士

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搆放逐之重典善類之罪人感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聖怒霎然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臣咸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壟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臣具揭伏奉聖旨謂臣希名不遂托疾故症臣聞言惶悚負罪彌深

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
皇上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謂名垂
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顔色觸忌諱抗爭僨
事被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
身處尊官家享厚禄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
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
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為悅阿諛取
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為是九廟神

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於劉獻
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於堯舜之朝哉
伏望皇上察臣戇愚本為禍始將臣特賜罷免以
示首事之懲仍乞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庶
善類無枉羣情不摇臣感戴生成環草難報
第三疏臣頃以救科臣致干聖怒兩疏乞罷未奉
允俞忽蒙聖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
臆激擾姑以薄罰卿為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

自宜調旨睿處緩詞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又言求去朕想卿眞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卧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况今國務多艱卿忽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即入閣辦事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祗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亦克傾陽物類且然况臣受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幄六年政

府即天地父母末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

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嚚可以全君

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

爭議數年矣在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

信則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

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

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聖

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

但皇子於皇上父子之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為效忠而已豈意其激皇上之怒哉使臣與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逞臆激擾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内嚴旨疊出斥逐紛然臣乃始錯愕銷魂自恨以為忠非素蓄

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衮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僨轅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沽名逸臥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溫言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為慮華衮斧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寛以

一朝之禠為幸

封還上諭

大學士王家屏疏今日文書官李相到閣蒙發下御史傅光宅本為撫鎮更調繁數事口傳聖意謂近來吏部用人遷轉太頻欲行降勅宣諭隨蒙文書官劉宣將下勅稿令臣等觀看臣等捧誦再三仰見皇上留心吏治加意官材申久任責成之規戒輕紛易更之擾誠不勝欽服第吏部之職名曰

銓衡其資序一定之中亦不能無斟酌轉移之法或才望特著或人地相宜彼此互更意存器使容有不得不然者竊見吏部尚書陸光祖老成練達鯁介精嚴其一念進賢退不肖之心真有孜孜汲汲夙夜匪懈者但其綜覈太鋭故更置稍頻乃其意則為公非為私任怨非任德也皇上即欲責使慎重但於其回覆疏中出一嚴旨彼自當惕然警省將順不遑若頒降綸音特加戒諭不惟志意銷

阻隳其任事之心將且體貌摧傷難居表率之地其何以甄叙衆職而壓服人心也伏望皇上念係大寮姑寛嚴督恕其既往之咎開其補過之門庶幾崇重天言不至於褻玩保全國體共荷其優容矣所有敕諭一道乞准停止

舉賢報効

大學士沈鯉疏臣往伏田間蒙非常知遇名以弓旌而處之輔弼之地迄今四載無能有涓埃報効

私心常用為憂已而求之古人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而孔子稱其為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而孔子譏其竊位乃知閣臣之所為盡職者不在乎自賢自能而在舉天下之賢以為賢舉天下之能以為能而以人事君然後為大不但以一身區區也臣等於是始交相勸勉乃各以盈尺之幅摺為手簡納之懐袖凡有聞四方之賢者能者輒濡毫而識之用比於昔

人之夾袋以備遺忘積之既久遂以盈幅方擬諏
吉齋沐具奏以聞用比於芹曝之獻尋又思臣等
各兩耳兩目爾今主上方且明四目達四聰豐蔀
幽隱無不畢照卷阿車馬無不具陳何需此道聽
塗說為乃遂削其牘而不敢奏而但請命於上敕
下該部及九卿科道各舉所知亦各務以人事君
如所舉而與臣等之所私擬者無不符合也則臣
等之言已行矣雖削牘可也或亦有意見稍殊大

同小異則以相參酌而補苴罅漏以共成斯舉亦可也蓋臣等以一念之公心而付之舉朝之公論夫是以不敢先亦不敢後也抑臣等之所以為此者豈目前是為亦竊有深長之慮焉何以故為人才長養之難也為遺大投艱之不易也為戡亂反治之不可無人也故為是私憂過計也請一一熟慮之聖神在御菁莪棫樸作人於三十四載之間而後有雲蒸豹變如斯之盛向惟其用之不早而

使之沉淪於山阿海澨蓬門蓽巷之中乃多化爲異物而不得其半臂之力今之存而未泯者十之二三耳若更不及時賜環漸以澌滅於作養人才之謂何葢樹人猶樹木當種樹之初其殷勤撫摩培灌者拱把柔條也何望之甚殷也豈既成參天之材而棄爲溝中之斷乎亦殊覺前勞之可念矣故臣等爲是惜何言乎遺大投艱之不易也一椽一桷可隨地而求之亦可以隨手而得之彼巍乎

隆棟如今搆三殿之材者其安可驟得乎蓋必其險阻艱難無不閲歴而後能增益其德慧此在千百中一二也故以為遺大投艱之不易也然此猶論其常也自古及今事變之高高下下驚心駭目者安有定形其芟薙荆榛蕩滌邪穢廓陰曀而耀光明者亦何代蔑有也故在唐則狄仁傑薦五王在宋則王旦薦寇準乃卒能定難呼吸成旋乾轉坤之烈假令其臨渴而掘井亡羊而補牢亦何能

有濟于事故臣等區區愚見以為世有一竒偉非常可排難解紛之人當及無所可用之時布在周行備一旦緩急之用乃不致臨時無措此戡亂反治之不可無人也抑又有不止於此者賢才不在朝則在野其所在有多寡則國家之氣象亦自有不同者故野無遺賢而史必書之曰慶歴之盛君子滿朝即詩書所稱濟濟師師不加於此矣不亦榮乎其不然者則書曰賢才徧野將百世而下有

遺議矣夫由前三事則關係在當時由後一說則是非在來世皆臣等遠慮也故不敢不盡焉雖然此對君公言也尤竊有私顧於會舉諸臣者亦不敢不盡其愚威福人主之大柄也人臣其誰敢干之苟當會舉時而稍著一意澄汰不公則其所舉者即為市恩市恩與作福一意也科道官得指名糾劾以防冒濫亦更宜仰體聖心與天地同廣大與父母同恩勤即先年放逐諸臣有偶觸詿誤而

困衡已深者自不妨從衆公舉一體叙録於以昭
王道蕩平無作好惡亦卓絶古今一事也
國是宜定
大學士葉向高疏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淩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近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戸遂立藩

蘺既樹而隙釁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鬭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跖朝夷好莠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則又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辨不明而置之不辨則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然此為諸臣言耳朝廷者

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關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人主之明如日月威如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毋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

為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聖明在御乾
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勑下部院
評其是非曲直以聽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中
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
振肅議論分明而朝宁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
景象矣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臣嘗為相知者言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
世以為君子則眞君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也天

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眞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晰自古及今未之能逃念及於此將客氣自消而爭論自息矣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為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紜至此而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惟聖明少加意焉

遇災引罪

崇禎十六年二月大學士公疏臣等因風霾具疏引罪適蒙發下欽奉御批連日風霾大作朕心悚惕靡寧深自省察總因朕寡德所致卿等宏謨藎志安内攘外朕深切倚賴不必合詞引咎至於教誨以至誠感格等語尤覘悃忱朕謹凛天戒敢懈誠修益望輔弼大臣多方匡救其折轉一應抅擊盡殲功罪賞罰屢旨已詳行間文武諸臣俱著殫智竭力奮勵掃除必期成功該部即日馳飭欽此

臣等叩頭恭頌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惟我皇上敬天之威時保不懈錫民之福歲省惟勤昨者兆示風霾咎惟臣下而乃以悚惕省察嚴洪範五事之徵以匡救誠修謹春官十煇之戒實與我聖祖露坐郊壇顧諟雷斧之意先後同符在昔周宣王雲漢示警南征北討赫然中興彼猶中主也矧以堯舜之資而當天心仁愛之會克敵致果日可俟矣所愧臣等才識疎庸罪愆叢積若律以輔理無

能之效正當在災異策免之條而猶過荷矜原暫
稽恩譴俯循衾影彌切淵氷統俟兵事稍寧再圖
合詞控請其行間督撫諸臣復經批諭嚴飭當益
祇遵臨事奮勵成功以仰副宸算除臣等另報名
廷謝外謹先具揭回奏恭謝伏祈聖鑒臣等不勝
激切悚息之至崇禎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晩上
二十七日奉御批覽先生每奏朕知道了朕警凜
天威勉法祖德此揭奏裨益良深并前疏著命所

司書於殿壁時存警戒不虚先生每訓誨至意該

備門知道

閣員宜推

吏部尚書陸光祖䟽本月十五日申時伏蒙皇上

名臣光祖與志皐至會極門傳奉勑諭初未知為

何事恭捧到於朝房然後知為陛趙志皐禮部尚

書張位吏部左侍郎俱入閣辦事始臣等儆聞申

時行等客薦二臣今乃果然臣等素知二臣之賢

士論稱為正人君子望其柄用今皇上信納閣臣
之言用之輔理良協輿情臣不勝欣躍但事關職
掌有不容不言者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祖宗定
制凡大臣員缺吏部與九卿會推請旨簡用至推
吏兵二部尚書各邊總督及内閣大臣則九卿之
外復益以六科十三道蓋其任愈重則舉愈當公
詢謀僉同方敢推用實所以廣忠集衆而杜偏聽
之奸絶阿私之患也自大學士張居正用事閣臣

進用始有不由會推者意在市恩蔑棄成法天下共言其非矣今時行等所薦固為得人即使會官廷推二臣資望安知不在所推數中奚庸私薦哉臣愚以為會推大典祖制決不可廢私薦內降其端決不可啓伏望皇上俯納臣言以後閣臣員缺仍勅吏部九卿科道官照例會推疏名以請廣衆大廷之中孰敢蔽賢亦孰敢私所厚庶朝廷有大公至正之體而所舉之臣亦有光榮得以殫心而

任事矣若一聽之獨舉密薦誠恐異日徇私植黨

之禍殆有不可勝言者臣待罪銓衡不敢不為國

家存深長之慮冒昧上言伏望聖明裁奪謹題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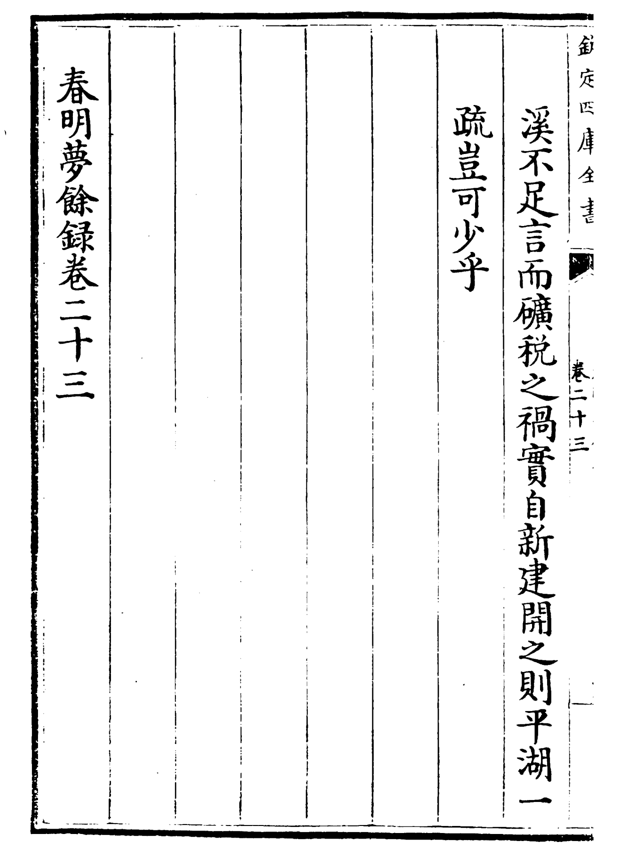
旨萬歷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聖旨

新簡閣臣你每既說士論稱服元輔所薦足見至

公今次斷自朕心原不為例以後還著會推按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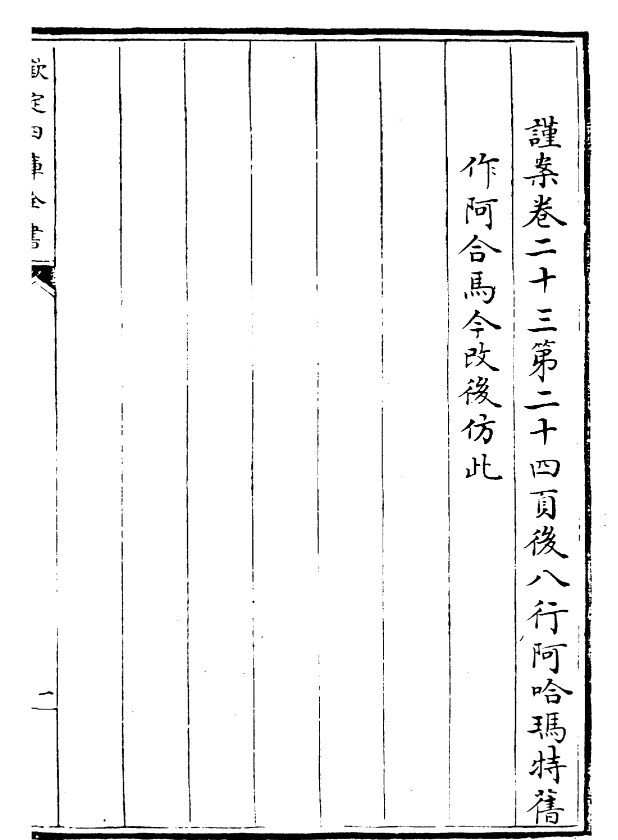
人於朝所以示公也自傳奉行而官品亂矣當時

閣員缺公議起王山陰閣中恐妨已遂行揭薦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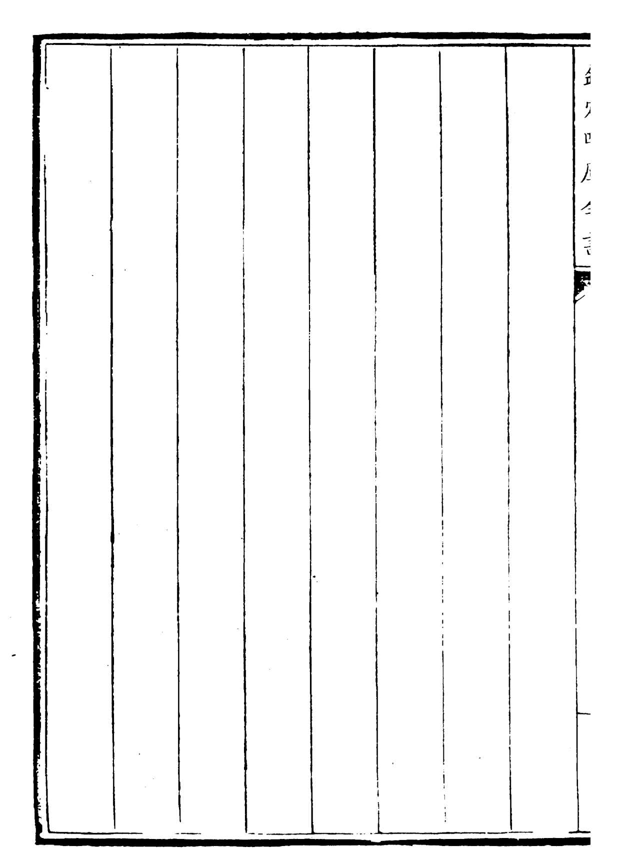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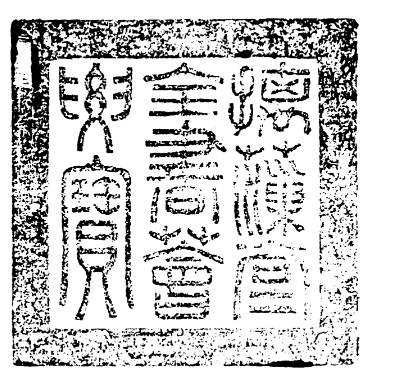
溪不足言而礦税之禍實自新建開之則平湖一疏豈可少乎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三



謹案卷二十三第二十四頁後八行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